



租界！租界！

——米字旗下的威海衛

徐承倫 著

新天出版

租界!



租界!

——米字旗下的威海衛

徐承倫 著

書名 **租界！租界！**

作者 徐承倫

出版人 黃天沂

設計排版 安東尼

出版 新天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| 新天出版

電話：(852) 2111 1013

傳真：(852) 2111 1277

電郵：info@bookoola.com

網址：www.bookoola.com

地址：九龍新蒲崗大有街一號勤達中心二〇〇五室

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

電話：(852) 2558 6229

傳真：(852) 2558 7498

地址：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新藝工業大廈6字樓G及H座

版次 二〇一四年一月 香港初版

定價 港幣一百二十八元

國際書號 ISBN 978-988-15560-8-0

BOOKOOLA

新天出版

Published in Hong Kong. All Rights Reserved.
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。版權所有，不得翻印。

租界!

租界!

——米字旗下的威海衛

徐承倫 著



第一章

C h a p t e r 0 1

1、古松開出大黃花

——唔呵？！先生一驚——聖壽寺山門下雲霧繚繞的漫漫石階旁，一棵古松虬龍般扭曲向石階，樹冠上果真轟然開著一朵巨大、觸目驚心的黃花。神了，古松怎麼會真的開出了朵天大的黃花！她？來時怎麼會沒看到？

在類似的問題上，管家老鎖往往能解疑釋惑。噢先生，來時是上山，咱低著頭；回時是下山，咱仰著頭……說著，他連蹦帶跳地撲向了巨大的黃花——先生呀！變了，怎麼變成了一柄大黃傘？！叫聲帶著哭腔了。

先生笑著走下台階，似乎並不意外。呵呵，大和尚，我的圓智大和尚呀，想不到，你佛門也開這樣的玩笑呀。

老鎖的心倏地一跳，驚愕旋即化為詭譎的笑：先生，圓智大和尚說是花就是花，這黃傘不是花也是花了呀……

先生扭頭沖老鎖笑笑，她？老鎖呀，你不是信了多年的道教麼？怎麼到了寺廟便有了佛家的禪意？真是到了什麼山上唱什麼歌了。

老鎖再次詭譎地一笑，緩緩語氣說，圓智大和尚不是說了麼，這大「黃花」是，是特意為迎接你而開的麼？要不，可就真枉費了大和尚的一番苦心了。

她？先生一怔：老鎖呀，你可並沒隨我進禪房呀？好啊，好，老鎖你有一對好耳朵呀……

老鎖張了張嘴，一時無以應對了。

圓智大和尚的確說過那樣的話，但那是與先生在禪房品茶時單獨對先生說的，而老鎖並沒得到進入禪房的邀請，自然不該聽到這番話的。一向靈光得能與神鬼相通的老鎖在顯示靈光時，卻讓自己的偷聽不打自招了。

在禪房內，圓智大和尚笑笑，對先生說：施主可曾留意，今個山門的古松上開了一朵碩大的黃花？

噢？先生心下一怔：古松會開花？沒見山門的古松上有什麼大黃花呀？頭腦倏地一個激靈，呵，怕是大和尚又設了什麼辯機的圈套讓我鑽吧。不止一次領教過圓智大和尚類似的「圓智」，每一回，稍不留神便被圓進了圈套裡。想到此，先生便淡淡一笑說，凡心不曾留意，也不具禪意，住持的意思是……？

大和尚沉吟道：青青翠竹盡是法身，鬱鬱黃花無非般若。呵呵，施主枉費了老衲一番苦心了……

此時，老鎖感到有涼風嗖嗖拂面，只能解嘲地笑著說，我，我在禪房外走動，候著先生。是，是大和尚的話長了腿，自己跑進我的耳朵裡的。雖然加了點幽默的狡辯，也算是承認了自己的耳朵聽了不該聽到的。

2、先生

被管家老鎖稱為先生的先生，是老鎖的東家，衛城大叢府、鄉間溫泉大莊園的主子，威海衛一帶首屈一指的大戶、著名的鄉紳叢樹龍。

先生與信奉道教的管家老鎖之間，時常出現這種有趣的、充滿玄妙智慧的博辯，有時乾脆是找話題為辯而辯，甚至只是為了得到鬥鬥嘴的樂趣。這時候，老鎖用不著顧忌主僕、尊卑，只管使出渾身的解數博辯好了，要是讓先生察覺他曲意逢迎附庸，反倒真會惱怒的。有了這一層，主僕間的關係便微妙特殊了。

這一回合，顯然老鎖處於下風了。

東家不到二十歲便考中秀才，可沒人曉得為什麼，他不再參加科舉考試了，也不曾追求入仕，半生來優哉游哉隱於鄉間。似乎他並沒怎麼為家業的發達操心勞神，但府上的漁行、船行、鹽場、店鋪、客棧等，生意一年比一年興隆；溫泉莊園的田產則如海潮退卻的海灘，面積越變越大了，不僅成就了威海衛、文登一帶著名的鄉紳，更是這一帶首屈一指的大戶。一提起衛城裡的叢府、鄉間的溫泉大莊園，方圓百里人人都會肅然起敬。

東家可謂是大大的老爺了，但人們只稱其為「先生」。很久以前，當東家成就了「老爺」的家業後，即立下規矩，不許府裡的上上下下稱其為老爺，而樂於接受先生的稱謂。久而久之，不僅府裡上上下下，此一帶的百姓，都稱呼本該是老爺的東家為先生了。先生也不是一味地標新立異，對上輩和下輩，則仍隨世俗，任由外人稱之為「老爺」和「少爺、小姐」。

雖是先生貼己的管家，但有意無意偷聽主子與別人的談話，總是有點不太規矩的。老鎖尷尬地笑笑，旋即轉入了對先生的恭維：先生呀，不管怎麼說，圓智大和尚是從心裡敬著你呀。衛城裡有多少買賣呀，莊園那又有多少田產呀。先生呀，你的家業是多麼的大呀。老鎖越說越激動，又以此信奉的道教經義詳解。這還不算，先生，你的威望比家業還高，還大呀……你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為而成，你才是真的得道了呀……

老鎖的話並非恭維，先生雖沒入仕無官銜，卻得了儒家內聖外王的真諦，其威望和影響在威海衛一帶的確無人可比。別說是威海衛巡檢司的官員，即使文登縣的知縣，（文登縣轄威海衛）對先生也是恭敬有加。每任知縣上任伊始，總要前來拜謁先生的。先生的威望浸潤了這方水土，只有從先生這裡汲取些養分，才算獲得了在這方水土立根、施政的條件。

啣啣，老鎖你不得了呀。先生戲謔地笑笑，你指的是你信奉的道教的道吧？我可是不信道教的呀，你老鎖可是多年的道教徒呀。真難為你肯得上這些道教的符籙了。說到這裡，先生突然打了個眼，賣一個關子：哎，老鎖呀，莫不是你們道教的神仙關照的是不信道的人？

慚愧呀，慚愧。老鎖解嘲地笑著說。修心煉性才近道，俺修煉的還是太，太淺呀……這種時候他用的是「俺」而不是「我」，似乎這樣更能顯出虔誠。

她？那你這信道的，不會是越信離道越遠吧？你這是在笑你道教的神仙還是笑你自己？先生抖出了揶揄的包袱，老鎖被噎住了，哭笑不得。

先生的語氣又轉入了沉吟。老鎖呀，也許並非你道家的道才是惟一的道呀。儒家也有一條修身養性的道，叫中道。

老鎖懵懵的，一時無以應對了。

先生得意地笑了，脖子微微向後仰了，銀水煙槍在手中翻來覆去地擺弄出了花樣。這只銀水煙槍先生愛不釋手，多年來已將其養潤出了光亮可鑒的包漿。

顯然，這一回合的辯機老鎖又處於下風了。

看先生正玩弄水煙槍，老鎖眯縫的眼睛一眨巴，狡辯的靈竅開了。啊先生，俺怎能跟先生比呀，在佛家的眼裡，先生你身上不是也有法器，也具佛光麼？

不知不覺間，又進入了新一回合的辯機。

先生微仰的脖梗優雅地俯下。她？我的個老鎖呀，我不信奉你那道教，可也沒皈入佛門呀？

老鎖凝視著先生手中銀亮的水煙槍，先生呀。他賊賊地一笑：剛剛，圓智大和尚不就是這麼說的麼？

這一回合的辯機中，老鎖似乎搶得了先機。

圓智大和尚引先生去禪房喝僧茶時，老鎖身不由己不聲不響地尾隨到了禪房外，隱在暗處。恰好禪房門半掩著，看點什麼聽點什麼，就隨老鎖的意了。

先生將手中的銀水煙槍放到案幾上時，施主，圓智和尚吟哦一聲，施主身上也具佛光呀。

先生謙恭地一笑：住持取笑了，我一介凡夫俗子，有心向佛只怕愚鈍不開呀，能做的也只是給佛的寺廟送點佈施了。

住持微微一笑：今個一早，老衲閉上眼，就看到很遠處，施主帶著車馬從莊園朝寒寺而來了。

先生一怔，住持莫不是已成佛？閉上眼卻能看到遠處？我那莊園離你這壽聖寺可有十五六裡路呀。

圓智大和尚智慧地一笑，老衲還看到，距山門還有三五裡，施主就下了蓬車，是一步步走來的。

先生駭然，禁不住離了坐位。

門外的老鎖更駭然，大和尚莫不是真的成佛了？

大和尚說的沒錯，距寺廟三五裡遠時，先生便下車步行。老鎖不解，先生笑笑，去往佛住的寺廟，雖是去送佈施，也要虔敬呀。

住持拂一拂手，示意先生安坐用茶，眼睛卻沖著先生滿是塵土的鞋子詭譎地一笑。

先生順著住持的目光看看自己的鞋——哈，玄機原來在此，沾滿塵土的鞋子告訴了住持，自己是步行來的。先生哈哈大笑了，大和尚呀，這可算不得你法眼的法力高深呀，就是俗眼也看得出，你，你這只能算是投機取巧。

——老衲看到的可不止這個——住持微微一笑，著力看一看先生放在幾案上銀光閃爍的水煙槍：施主剛走出莊園，這總不離手的銀器的光，讓老衲看到了施主呀。

住持越發要笑我了，這銀器即使有光也是俗光呀，哪裡能入你的法眼？

我大雄寶殿裡的主尊釋迦佛手中托著鉢子，釋迦佛發的本來誓願，即和眾生一樣的平等誓願用一個法器——就是這個鉢來體現。大和尚伸出溫厚的手，攏一攏案幾上的銀水煙槍，呵呵笑了。這銀器也成了施主的法器呀。

先生有點慌亂地沖大和尚拱一拱手：住持言重了，言重了，我乃凡夫俗子，不拜佛修行，哪修來什麼法器呀。

同等為慈，同體為悲，人人皆具佛心。施主雖未皈依佛門，可每遇災荒，施主救濟幫助了多少人呀。慈悲予樂；悲能拔難，施主的慈悲之心早已鍍亮了這只銀器呀。今個施主不是又給山門送來了佈施麼？

這點佈施真的不足掛齒。

法輪未轉食輪先，老衲也要先填飽肚子再轉法輪呀。

先生和大和尚一齊談諧地笑了。

老鎖道出上面的典故，先生還能說什麼呢？這回輪到老鎖笑了，他覺得這一回合他總算勝了。

先生雖未皈依什麼宗教，但對任何宗教卻保持足夠的禮遇。他常說，能夠將心寄託給神祇的人是值得尊重的。

3、花兒

先生是從溫泉莊園帶著馬車去壽聖寺送佈施的。

馬車離開莊園時，一串叮噹、叮噹的鈴鐺聲，冰雹般敲打在了花兒的心上，她如一只急惶的蜂兒，從大蜂巢般的莊園的某個房間飛了出來。

先生的專用蓬車和一輛拉佈施的雙套馬車，已沿著莊園前的東西路向東駛去了。花兒依著木柵大門，纖纖目光被遠去的馬車伸得越來越渺茫、艾怨、惻怛……繼而，心倏地跳了一下，又跳了一下，連成了一串慌跳；身子也風擺柳條般簌簌抖索了……今個我這是怎麼啦？怎麼會湧漲起這般奇怪的莫名虛妄？難道先生是往一個迷霧繚繞深不見底的淵潭而去了？……馬車不見蹤影了，花兒瞠眙的目光終於如

抽斷了的風箏線，「嘸」地潰落了，附著在了環繞莊園的柵欄上——柵欄上面已爬滿了牽牛花以及別的藤蔓，間或有星火般的小花朵點綴其中。馬鈴的叮噠聲響似乎並沒消散，如蜂蝶般凝滯在了藤蔓的葉片、花朵上，這讓她悵然若失萎靡空落的心，稍稍充實振作了些。

莊園坐北朝南，花兒轉身要返回時，南面田野一片蔥郁的氣色直撲而來，嘩啦啦為她鋪排開了另一片天地：哈，這是多麼好的田野，多麼新鮮的天地呀……她身不由己地穿過了莊園前寬闊的空地，順著一條田間小路進入了田野。

的確，五月的田野是多麼誘人，多麼新鮮呀，莊稼、樹木、野菜、野花、雜草……地上的一切都洋溢著盎然生機；各種鳥兒在空中、樹上、田間清脆地鳴轉；空氣中彌漫著絲絲縷縷蘇蘇活活的氣息……花兒就這麼向田野的深處走去，腳步禁不住青蛙般蹦蹦跳跳，整個人甚至飄逸而起了。花兒呀，你不知道，俊俏的你比天地間的景致更迷人，你如一道彩霞飄過來，讓整個田野變得更靈動、更嫵媚了。

走著走著，花兒聽到了好多根琴弦被無數雙手錯雜撥動的聲音，風兒刮過樹林，樹葉與樹葉相互拍擊的聲音；一群鳥兒一齊扇動翅膀的聲音……一條湯湯湧湧波光粼粼的大河呈現在她的面前了。哈，是流淌的河水，發出了嘈雜又驚心動魄的聲音呀……這條大河叫洗心河，它自西北方向蜿蜒而來，穿過莊園的田野，在不遠處的東面匯入大海。花兒幾乎從沒來到河邊，猛然面對浩浩奔流波光粼粼的水面，不由得有點緊張忐忑了。陽光讓每一朵浪花都變成了眨動著奕奕光波的眼睛，看著看著，竟讓她的雙眼迷離了；一波波如抖動的絲綢的波紋，讓她的心旌也迷亂了；無數根琴弦撥動的叮咚、嘩啦聲響，讓她的心弦也顫慄了……如同一只怕水的小動物，她有點眩暈惶恐了——呵，河面上顫動著的這大半個身影不就是我麼？天吶，我正隨著這河水洶洶漂流呀……驟然間，似乎湯湯汨汨的河水一下子灌湧進了她的胸臆，一種莫名的、不可遏制的纏繞傷感，將她從裡到外給淹沒了……

花兒不是莊園的人，不是叢府的小姐，也不是丫環之類傭人下人。花兒就是花兒，她算是叢府一個特殊的人。

多年前，一個夏末的傍晚，先生在衛城東門外的海邊溜達。突然，一陣嚷叫聲越來越急促地傳來，先生轉回頭，一個瘦小的小女孩如被老鷹追擊的小鳥，已經撲到了面前，倉皇地扯起先生長袍的下擺，忽地一下鑽了進去。還沒等先生弄明白是怎麼回事，兩個老媽子已氣喘吁吁地趕到了先生面前，不由分說從長袍下揪出了小女孩，撕扯著要拖走。小女孩死死地抱住先生的腿，苦苦哀求救命……

原來，這小姑娘的家在南方，在她六、七歲時，家鄉發大水，父母被洪水卷走了，她便被輾轉賣到了衛城的妓院。小姑娘雖小，在妓院待了不到一年，那樣的環境讓她明白了，等待著她的將是怎樣的營生。得了一個空，她便逃了出來。

先生救下了這個小姑娘，將其帶回了府上。

——作孽呀。小姑娘的遭遇讓大娘悲憫唏噓不已，真是個小可憐兒呀。

大娘即先生的夫人，本該稱其為夫人或太太的，但叢府自管家到下人，卻只尊稱其為大娘。其實這也沒什麼奇怪的，本該被稱為老爺的先生，不是被稱為先生麼？可能正因為老爺被稱為先生，再稱其夫人為太太有點彆扭，稱夫人又太文，夫人才被尊稱為大娘。

先生對大娘說：這孩子太可憐了，要不咱就收養了她？

這選用商量？大娘說，要不收養她，就是咱作孽了。大娘撫摸著小姑娘的小臉。嗨，這小可憐兒活脫脫遭霜打的小花骨朵呀。又問小可憐兒叫什麼名字，小姑娘搖搖頭，說她的名字被換了幾次，也不知該叫什麼了。大娘越發感慨唏噓了，那就管這小可憐兒叫個花兒吧。自此，花兒就成了這個可憐兒小姑娘的名字。

花兒在叢府長大了，幾年前，在大娘的撮合下，又將其許配給了管家老鎖的小兒子，在叢府漁行當夥計的戚務忠。

花兒平日在衛城的叢府大宅，昨天才隨先生和管家來到了莊園。今天先生與管家也沒交待什麼，突然坐著馬車離開了莊園，把花兒給撇在這裡了。

花兒啊，啊地吐著氣，心底則冒出了一串水泡般的哀吟：我的命是不是跟這流淌的河水一樣呀……

大河一點也不在意花兒站在身邊，也不理會花兒的傷懷，自顧奔流而去；河面雖然映出了花兒姣媚的面龐，但大河哪裡想得到，此時花兒心中奔湧的是比大河還浩瀚的激流呀……

終於，花兒如同一隻受驚的小鹿，倉惶地轉身跑離了河邊。她沒有察覺，兩行晶瑩的淚水，淌在脂玉般的臉頰上了。好在還沒跑到莊園的木柵大門處，清爽的風便將淚珠給吹幹。

4、讖語

先生與老鎖終於走下了壽聖寺山門漫長的石階，馬車和幾個下人在下面的路口候著。

——「噏、噏、噏……」一串悶炮般的響聲滾來——開在古松上的巨大「黃花」變成了一個大飛輪——桐油油過的黃傘順著台階滾跳而下，每跳下一個台階，都如同打來一聲悶炮。

來了，來了，追來了，追來了？黃傘變成飛輪追來了？！先生心中恐懼地暗暗叫著……

施主呀，怕是又有什麼大事要來了……要離開禪房時，圓智大和尚突然沉沉地對先生吟出了這樣的話。

多年來，圓智大和尚不至一次對先生說過類似的話，每一次都很應驗，大都是澇、旱、雹、蝗、疫等自然災害降臨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有時要來的大事也指人禍。三年前，圓智和尚就曾對先生說過這樣的話，結果沒過幾天，北洋水師的大兵艦，便被小日本的膏藥旗艦隊打趴了，日本的兵丁攻佔了北洋水師的大本營劉公島，至今還占著。

先生急切又惶惑地問：是哪裡不好的大事？是旱災？還是水災？還是……？他不敢再往下問了。

圓智和尚晃一晃腦袋，說現時他也說不準是哪裡，只是有不祥的預感，好像又有什麼大事要來了。

先生駭然，禁不住又問：是兵燹？難道是比三年前日本兵船打進威海灣還凶的麼？

圓智和尚說，三年前的凶事是從東邊的海上來的，這一回好像是要從西邊的海上來。虛渺中，老衲已隱隱感到，腳下的大地正在隆隆地龜裂——還有海水，遠處汪洋洋的海面也在湧湧蕩蕩地龜裂出溝壑呀……究竟是怎樣的事老衲也說不準，現時還難斷凶吉呀，現在能感覺到的，只是又有什麼大事要來了呀……

天吶，海水怎麼會龜裂出溝壑？那是多麼不可想像又多麼可怕的凶象呀……

施主呀，大和尚又說，無論是好是歹，也無論是凶是吉，要來的還是要來。再不好的事，再凶的事，要來終歸還是要來，擋也擋不住的，也許這就是劫數。

先生陷入了懼悚的沉默。

圓智和尚苦苦一笑，似乎要來的大事是他親手炮製，要推給先生。他搓一搓手，用帶歉意的口吻感歎：看看，看看，老衲怎麼總是把憂心的預兆帶給施主呀。

哪裡，哪裡。先生摩挲著銀水煙槍說，住持不是說再不好的、再凶的事要來，擋也擋不住終歸要來麼？既如此，憂心不是已註定無用的麼？他抬起頭，歎一聲，又說。住持，不管是怎麼不好怎麼凶的事要來，我還是會跟往常一樣來送佈施的。

圓智大和尚覺得先生多少曲解了他的意思，但又不便解釋，只有沉沉地笑了笑。

先生凝視著圓智大和尚，感慨：我的大和尚呀，你既感到了預兆，那要來的如是惡事、凶事，就不能求佛祖發發慈悲，阻止、禳解麼？阿彌陀佛——大和尚雙手合十誦一聲佛號：我的先生呀。奇怪的是他不稱施主而直呼先生了。塵世間有綿互不絕的苦，有輪回難脫的難，才有了佛祖呀……

大和尚的話如一道清風在先生的頭腦裡拂過，讓他的頭腦頓時有了佛界的覺悟。大和尚——他的身體微微一顫：如果人世間沒了綿互不絕的苦，沒了輪回難脫的難，是不是也就沒了佛祖？或者說也就用不著佛祖普渡了？這人世間的災難苦難紛爭兵燹，是不是就跟風雨雷電一樣，不可避免？稍一頓，不等大和尚回答，又說，就像沒有了洶湧的滔滔大海，也就沒有了渡海的船？

——阿彌陀佛。住持誦一聲佛號，再一次沖先生雙手合十吟哦：施主，施主呀，你已經在參禪了——老衲剛說過麼，施主有慧根吶。先生緩緩站起身來，也像大和尚那樣雙手合十：那只能靠大和尚廣施佛法普渡眾生了。

阿彌陀佛——

圓智和尚與先生最後的這番對話，管家老鎖沒聽到，當聽到先生要離開禪房時，他便提前離開禪房門前了。

老鎖迅速地拾級而上，接住了大黃傘，又擎著大黃傘來到了先生身邊，笑道：先生呀，你看，神了，真是神了，這大黃傘追著為你送行哩，這莫不是要讓你一路踏花而行？

先生不但笑不出來，圓智大和尚的讖語，如飛輪在他的頭腦裡旋轉。這柄如飛輪追來的大黃傘，在他的眼裡自然變得越來越不祥了。

他連連長歎幾口粗氣。

噢，噢，先生……老鎖從先生的氣息中覺出了什麼，顫顫地舉著傘小心謹慎地問：那，那我把這黃傘送回去？還，還是……？

——嗨——先生又長長地歎了一口氣：既然它自己追來了，躲也躲不過呀，就把它帶上吧。

老鎖不明白，先生為什麼說躲也躲不過，為什麼口氣充滿了對這柄大黃傘諱莫如深的意味？他只好小心翼翼地點點頭。也是，也是，那咱就只好留下這朵開不败的大花了……

先生上了蓬車，老鎖也上了先生的蓬車。

先生的眼皮沉重地閉上了。

老鎖問：先生，咱徑直回衛城麼？他說的衛城，就是威海衛城，人們習慣上稱之為衛城。

先生沒吱聲，眼皮也沒睜，只是顫了一下，似乎沒聽到老鎖的話。

老鎖只好朝車老闆噉噉嘴，示意他只管揚鞭驅馬走著。

先生的專用蓬車在前，拉貨的馬車在後開拔了。厚厚的鐵圈包裹的車輪碾著山路，發出轟轟轟轟的聲音。

5、閉著眼看到的

先生仍沉沉地閉著眼，可眼皮不時抽搐顫慄，讓老鎖的心也隨之一跳一跳，禁不住顫微微地問：啊先生，你，你閉著眼是，是要看到遠處吧？看到遠處有什麼要來吧……？

先生的心不禁一跳，雙目大睜：好一個老鎖呀，莫不是你也得道成仙了？——你言中了，我閉著眼的確是想看到遠處有什麼要來呀……但事與願違，我閉上了眼倒成了返觀內照，沒能看到遠處要來的，看到的卻盡是已來了的過去……

多麼清晰呀，三年前，就在我的眼皮下，日本的兵艦不但毀了北洋水師，還打進威海灣占了劉公島……

我還看到遠處雖沒親眼見，但確已來了的大事：

去年，（1897年）德國的大艦隊打進了膠州灣，逼著咱大清與他簽了租借膠州灣99年的《中德膠澳租借專條》……

德國的兵船打進膠州灣不出一個月，沙俄的兵船便開進了旅順口和大連灣，長駐下了。咱大清只好相繼與人家簽訂了《旅大租地條約》和《續訂旅大租地條約》，並給了人家修築中東鐵路支線至大連等特權……

嗨——老鎖長歎一聲，不得不阻止先生繼續說下去了。啊先生，你，你看到的，怎麼。怎麼盡是這些呀……好像這些已發生的不好的大事，是因為先生閉著眼看才發生的。老鎖一怔，語氣變得更驚愕了，先生呀，你，你閉著眼，想看到遠處要來的，莫不是，莫不

是又是什麼不好的事麼？倏地想到了圓智和尚，越發悚然。先生呀，莫不是那大和尚他，他對你說了什麼不吉利的話麼？他究竟對你說了些什麼讖語呀……？

先生不想說出大和尚對他的讖語——嗨——他只能長歎一聲：老鎖呀，要是睜著眼，不想看到的不好事就不會來，那，那我睡覺也會睜著眼。就是死了，我，我也不會瞑目呀……

似乎一股寒風掃過，老鎖渾身顫慄，再也不敢問什麼了。

大車來到了岔路口：溫泉莊園在西南方向，而衛城在東北方向。雖然駕駛的老馬識得哪條路通往莊園，哪條路通往衛城，但老馬還是停住了腳步，因為它不能同時踏上兩條不同方向的路，只好回頭望車老闖了。車老闆將鞭子擎在半空悠蕩著，他比老馬更不明白該往哪條路上指引老馬，因為他更不能讓大車同時去往兩個方向，只好用目光去問管家老鎖。老鎖比車老闆更難抉擇，只好看先生，而先生的眼皮不知何時又閉上了，神態變得越來越陰鬱，越來越不可捉摸了。

啊，啊先生。老鎖怯怯地叫了一聲。咱，咱是回，回衛城還是……？他試探著問。

先生不語，挨過了片刻，又默默起身下了蓬車，徑直走向後面那掛拉貨的雙套大馬車。

老鎖急惶惶地跟了過去，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。

先生在拉貨的大車上坐穩了，看看老鎖說：你坐著我的蓬車回衛城吧，我要回莊園。

之前，先生的意思很明確的，送完了佈施要直接回衛城的，怎麼突然變卦又要回莊園？難道他閉著眼那會兒，真的看到了什麼不想看到的凶事要發生、要來了？


先生不想讓老鎖再難為了，緩和了語氣說：老爺子的八十壽辰不是再過幾天就到了麼？我，我還是回莊園再看看吧。

距老爺子的八十大壽還有十幾天，這會子又要回去看什麼？又為什麼讓我單獨回衛城？老鎖眨巴著眼越想越不安了。

先生只好笑笑，你用不著尋思多了，我是要回莊園散散心。你只管回衛城去吧，該採辦的東西你張羅就是了。說完，先生乘坐的大車已經向莊園的方向行動了。

老鎖提起的心漸漸落下了，沖著離去的先生不停地點頭，又跑向蓬車，拿起那柄大黃傘，追著送到了先生乘坐的大車上，覺得這樣才心安一些。

先生看看大黃傘，苦苦一笑：好一朵大黃花呀……



第二章

Chapter 02

1、溫泉莊園

先生乘坐的大馬車悠悠地向溫泉莊園而來，遠遠地，莊園的景象已隱隱浮現了。

先生平日大都住在衛城的叢府大宅，只是偶爾來莊園小住，他返回莊園也的確不是為了老爺子做壽的事。走出壽聖寺後，便覺得心裡越來越有點堵。一個人心裡堵得慌時，往往要找開闊的地方，去排解或者汲取些什麼，比起衛城的大宅，莊園當然是開闊的。

還有一點似乎連他自己都沒意識到的隱秘牽扯——花兒被落在莊園那了。

車輪轆轤，馬鈴叮噠，讓春日的田野越發生動、靈動了。不知不覺已進入溫泉莊園三千多畝的地盤了，路兩邊一望無際的田野全是莊園的。

離莊園不遠處有個古老的村莊叫溫泉莊，村北有個天然溫泉湯池，哪怕冬天，也汨汨冒著適宜泡澡的溫泉，村莊便因溫泉而得名。先生是溫泉莊人，所以人們也就稱先生的莊園為溫泉莊園了。

遠眺，巍巍莊園由一群錯落有致的建築群構成，背依漫漫的青鳥山，面擁連綿的一片沃土。它的主體是一個四進的大院落，由很多的房間連結，周圍又連著庫房、馬房、油坊、錢莊、酒坊、粉坊……遠看去整個莊園如同一個巨大的蜂巢，而一個個房間就是蜂房。

沒有圍牆的莊園向著田野開放，波光鱗鱗的洗心河，如巨幅藍綢帶在莊園前蜿蜒奔向東海，遼闊無邊的田野長驅直入地湧入莊園的懷抱……早先曾有不少人多次建議要在莊園的四周修建高大的圍牆，但都被先生拒絕了，只用籬笆將莊園圍起，又以木柵欄造了個象徵性的大門。現在看來，不修圍牆是多麼英明的呀。

莊園裡的夥計比衛城叢府大宅的下人多得多，老爺子做壽的事自然有人張羅。但先生總要表示自己很上心才是，他把大少爺叢滋敦叫來叮囑了一番，爺爺的八十大壽一定要做得氣派，所需的開銷全由府上支出。

大少爺點頭稱是，他不善言語，對先生的任何決定總是點頭恭服的。

先生有三個兒子三個女兒：大少爺叢滋敦經營著莊園，二少爺叢滋勇經營著威海衛的各種生意，三少爺叢志道還小，在私塾讀書。大女兒和二女兒已經出嫁了，只有小女敏兒還待字閨中。雖說大少爺、二少爺各管一方，經營上各立帳目，但整個叢府並未分家，所有的收支總體上還是由衛城內的總帳房掌控，也就是先生說的府上。

似乎是一晃，先生在莊園已待了兩天。田野和煦的風、洗心河清潤的波光，讓先生的心情漸漸疏朗起來，不可名狀的憂戚也隨之一點點消散了。

想不到，到了第三天，衛城巡檢司衙門的巡檢大人、周圍村莊相交較深的幾位鄉紳，竟然提前來送壽禮了。按習俗，一般是老人做壽的當天，受邀的人才帶著壽禮來慶壽，現在請東大都還沒發出，他們竟提前這麼多天來送壽禮了。其實這些人並非記錯了日子或不懂